

晉燈錄

九之十

漢書門類			
三	三	三	三
九	九	九	九
一	一	一	一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三	三	三
〇	〇	〇	〇
函	函	函	函
一	一	一	一
架	架	架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35
冊數	14 (4)
函號	310 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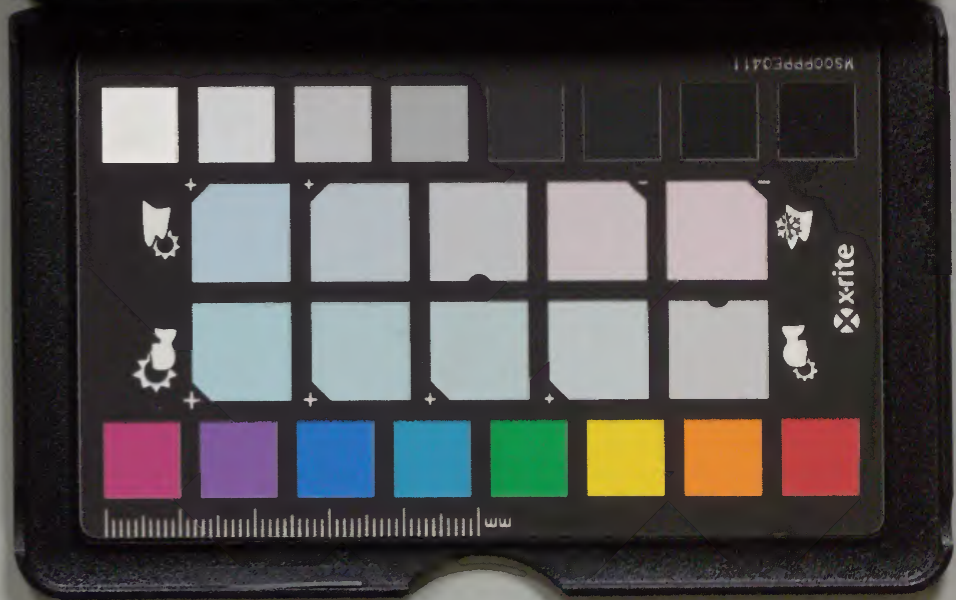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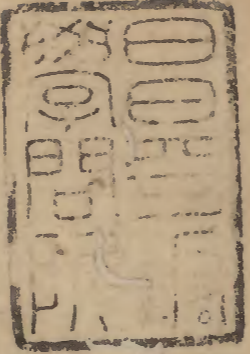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普燈錄
九十



喜公茶普燈錄卷第九

平江府報恩光孝

菴寺巨僧

吳編

青原第十三世

雲門七世

投子證悟脩顯禪師法嗣二人

鄧州香巖海印智月禪師

丞相富弼居士

語見賢互

金山智覺法慧禪師法嗣一人

常州報恩寶月覺然禪師

長蘆淨照崇信禪師法嗣十四人見王錄

東京慧林慈受懷深禪師

平江府光孝證悟如璜禪師

紹興府天心如哲禪師

婺州智者法銓禪師

臨安府徑山妙空智訥禪師

紹興府天衣智暹禪師
嘉興府資聖懷悟禪師

平江府光孝覺照明禪師
廬州資福梵欽禪師

具州灵岩竟顯禪師
臨安府慶善智照禪師

平江府光孝無著淨直禪師
福州西穆道暹禪師

龍門法秀盧圭
已上機語未見

壽聖省聰禪師法嗣三人

平江府慧嚴禪師
台州國清果禪師

平江府永懷崇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壽聖省聰禪師法嗣一人

黃門侍郎蘇轍居士語見賢臣

保寧覺印子英禪師法嗣八人見二人

臨安府鹽官廣福惟尚禪師

慶元府雪竇法寧禪師

漢州無為志全禪師
平江府虎丘通禪師

寧國府廣教守因禪師
汝州香山常禪師

建康府華藏宜禪師
等國府廣教密印元照禪師

已上
語未見

甘露德願禪師法嗣一人

揚州光孝元禪師

法雲佛國惟白禪師法嗣六人二人見

東京慧林月印慧海禪師

揚州建隆原禪師

寄州三祖策禪師
溫州天寧祖鑑修禪師

南康軍羅漢遇禪師
寧國府廣教堯禪師

已上
語未見

開先心印智珣禪師法嗣一人

廬山開先宗禪師

元豐慧圓清滿禪師法嗣二人

福州雪峰圓覺宗演禪師

衛州王大夫語見
賢臣

洪濟慈覺宗曠禪師法嗣七人

福州賢沙智章禪師
臨安府淨慈惟一禪師

台州天寧子深禪師
福州瑞峰延禪師

建康府蔣山善欽禪師
嘉興府本覺道如禪師

長安僧忍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靈寶道榮禪師法嗣一人

福州雪峰大智禪師

夾山自齡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潭州石霜法聰禪師

潭州層山珊瑚禪師
潭州龍安惟顯禪師

已上機
語未見

育王真戒曇振禪師法嗣一人

慶元府岳林真禪師

招提廣燈惟湛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嘉興府華亭觀音禪師遺其名

嘉興府南塔寺聰禪師
機語未見

青原第十三世洞山九世

丹霞子淳禪師法嗣七人四人見錄

真州長蘆真歇清了禪師

慶元府天童宏智正覺禪師

隨州大洪慧照慶預禪師

處州治平湧禪師

鄧州大陽滿禪師
廬山歸宗明禪師
唐州大乘昇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淨因枯木法成禪師法嗣十人五人見錄

太平州吉祥法宣禪師

台州天封子歸禪師

台州護國守昌禪師

鄧州丹霞普月禪師

東京妙慧尼淨智大師慧光

太平州天寧珂禪師

池州龍池頭禪師

襄陽府雙泉月禪師

福州妙峰雲禪師

鎮江府金山堅禪師

已上幾語未見

石門元易禪師法嗣五人見錄

吉州青原齊禪師

紹興府天衣法聰禪師

遂寧府廣利尼佛通大師遺其名

漢州無為義聳禪師

嘉州九頂慈普禪師

已上幾語不見

淨因自覺禪師法嗣一人

東京華嚴真懿慧蘭禪師

天寧禧誦禪師法嗣一人

西京熊耳慈禪師

寶峰闡提惟照禪師法嗣七人見錄

江州圓通真際德止禪師

興國軍真如道存禪師

興國軍智通景深禪師

衡州華藥智朋禪師

衢州烏巨癡憨如懿禪師

袁州仰山李禪師
嘉興府報恩大顛通禪師

平江府薦福臻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大洪智禪師法嗣一人

紹興府天章樞禪師

大洪淨嚴守遂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

隨州大洪慶顯禪師

荆南府公安慈禪師
機語未見

青原第十三世

投子證悟脩顯禪師法嗣

鄧州香巖海印智月禪師不知何許人也久參證悟

深達法源自京師出居穎之薦福紹聖三年移香巖

上堂曰判府吏部此日命山僧開堂祝 聖紹續祖

燈只如祖燈作麼生續不見古者道六街鐘鼓響

擊即處鋪金世界中池長艾荷庭長相更將何法演

真宗恁麼說話也是事不獲已有旁不肯底出來把

山僧拽下禪床痛打一頓許伊是箇本分衲僧若未

有這箇作家手脚切不得草草匆匆劫得脚跟下不

實頭沒去處。卻須倒喫薦福。手中鑊柄。莫言不道。僧問法雷。已震選佛場。開不昧宗乘。請師直指。曰。三月三日。時千華萬華折。云。普天匝地。承恩力。覺苑仙葩。一夜開。曰。切忌隨他去。

金山智覺法慧禪師法嗣

常州報恩寶月覺然禪師。越之嵒縣鄭氏子。上堂。曰。學者無事空言。須求妙悟。去妙悟而事空言。其猶逐臭耳。然雖如是。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紹興六年五月。且誠其徒曰。世緣易染。道業難辦。汝等勉之。語卒而逝。

長蘆淨照崇信禪師法嗣

東京慧林慈受懷深禪師。壽春六安人。族夏氏。生而祥光現舍。文殊行。堅禪師遙見。疑火也。詰旦知師始生。堅歎曰。非九兒往訪之。師見堅。輒笑。母張氏許出家。十四割愛冠。祝髮後四年。訪道方外。崇寧初。往嘉禾。依淨照於資聖。照舉良遂。見麻谷。因緣問曰。如何。是良遂。知處。師即洞明。照徙長蘆。命首衆。政和初。儀真守吏部李公金。以城南資福邀師。屢滿戶外。蔣山佛鑑。勲禪師渡江。行化。見之。茶退。師引巡察。至千人街坊。鑑問。既是一人街坊。為甚。麼只有一人。師曰。多

虛不如少。晉鑑曰：恁麼那師，赦然偶。朝廷以資福為神霄宮，因棄往蔣山，留西庵。陳請益鑑曰：資福知是般事，便休曰：其實未穩。望和尚不外。鑑舉倩女離魂話，反覆窮之。大豁疑礙，呈偈曰：只是舊時行李處，等閑舉著便。殺訛夜來一陣狂風起，吹落桃華知幾多。鑑拊几曰：這底豈不是活祖師意。未幾被旨居焦山，閱四稔。詔住慧林，靖康改元，凶歸不聽。秋再辭乃允。徑之天台，石橋尋從靈巖，久之。勅補蔣山，未數月，退居洞庭之包山，復應王氏請，為圓覺第一祖。上堂曰：不是境，亦非心，喚作佛時也。陸沈箇。

中本自無階級，切忌無階級處尋。總不尋，過猶深打。破雲門飯袋子，方知赤土是黃金。上堂：古者道忍三世如來，從此盡饒饒萬禍，千殃從此消。默默無上菩提，從此得師。曰：會得此三種語了，好箇不快活。漢山僧只是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潑水相唾，插背罵卓。拄杖曰：平出平出。上堂：雲自何山起，風從甚澗生。好箇入頭處，官路少人行。上堂：音有人獲一塊鐵，鑄作一座方響。人聞之，便生逸樂之情。謂之樂器。後將方響，打作一口磬。人聞之，便生喜。此後因從軍，却將磬鑄成一口劍。人見之，便生驚怖。更後時。

又將劍鑄成一尊佛人見之便生歸向諸仁者大都
只是一塊鐵因甚麼起得許多驚喜善惡之念試不
之僧問甚麼人不被無常吞曰只恐他無下口處
云恁麼則一念通玄箭三尸鬼失斲也曰沒有一念
定被他吞了云無一念時如何曰捉著闍梨問知
有道不得時如何曰啞子喫蜜云道得不知有時如
何曰鸚鵡喚人僧禮拜師叱曰這傳語漢問如何
是佛曰面黃不是真金貼云如何是佛向上事曰一
箭一蓮華僧作禮師彈指三下紹興二年四月望為
衆小參僧問末後句師良久曰後五日看至二十日
果示微疾竟尔告終壽五十六臘三十六火浴戒躰
光分五色獲舍利者無數竹石草木煙所及處累累
如綴珠穴土為坑隨鑿亦有之分灵骨塔于包山之
顯慶思溪之圓覺

莘江府光孝證悟如瑣禪師建寧魏氏子開堂日
僧問如何是蘇臺境曰山橫師子秀水接太湖清云
如何是境中人曰衣冠皇宋後禮樂大周前師尤見
僧必問曰近日如何僧擬對即拊其背曰不可思議
及將示寂衆集復曰不可思議乃合掌而終

紹興府天衣如菴禪師族里未詳自退席寓平江之

萬壽飲咳無擇人多侮之者以瑞岩喚主人公語問者師答以偈曰瑞巖長喚主人公突出須弥最上座大地掀翻無覓處笙歌一曲畫樓中一日曰吾行矣令拂拭所乘筇輿乃書偈告衆曰道在用處用在死處時人只管貪歡樂不肯學無為叙平昔參問勉衆進修已忽豎起拳曰諸人且道這箇落在甚麼處衆無對師揮案一下曰一齊分付與秋風遂入輿中端坐而逝實紹興庚辰八月二十三日也火葬日闔郡捧香薪送者擁道師脫身搖動咸謂其復生婺州智者法銓禪師上堂曰要扣玄關須是有節

操極慷慨斬得釘截得鐵硬剝地漢始得若是腰刀避箭碌碌之徒看即有分以拂子擊禪床下座臨安府徑山妙空智訥禪師僧問牛頭不見四祖時如何曰坐久成勞云見後如何曰不妨我東行西行保寧覺印子英禪師法嗣

臨安府鹽官廣福惟尚禪師自幼南詢至泗州依覺印於普照一日詰方丈問云南泉斬貓兒意旨如何曰須是南泉始得印即以前語詰之師不能對至僧堂忽大悟曰古人道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信有之矣述偈呈印曰須是南泉第一機不知

不覺驀頭錐覲面若無青白眼還如鷓鴣守空池舉
未絕印豎拳曰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師掀倒禪床
遂喝師曰賊過後張弓便出住廣福日室中間僧提
起來作麼會又曰且道是箇甚麼要人提起餘語未見
慶元府雪竇法寧禪師衢之西安人族社氏父母禱
金華聖者一夕夢梵僧入家乃生弱冠祝髮志慕游
歷因閱趙州語默契心源及見覺印言其所得印特
稱之後八坐道場上堂曰百川異流以海為極森
羅萬象以空為極四聖六九以佛為極明眼衲僧以
拄杖子為極且道拄杖子以何為極有人道得山僧

兩手分付儻或未然不如閑倚禪床畔留與兒孫指

路頭

甘露德顛禪師法嗣

揚州光孝元禪師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七顛

不倒云忽遇客來如何祇待曰生鐵蒺藜劈口望

法雲佛國惟白禪師法嗣

東京慧林月印慧海禪師初住湯泉上堂曰黃金地上

具眼者未肯安居荆棘林中本分底留伊不得只如

去此二途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良久曰舉頭煙

裏依約見家山上堂顧眎大眾拍禪床一下曰聊

表不空便下座。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曰。黃金地上玉樓臺。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三月。陽入戴華。

楊州建隆原禪師姑蘇洞庭人。族夏氏。初得法於甘露顯禪師。後機契於佛國。以步武高妙。待國入。禁。陞座問答稱。旨。賜金襴伽梨。自京回。蔣山值佛。鑑上堂。師出問。如何是蔣山境。鑑抗聲曰。你次第問。我境中人。耶。師便禮拜。歸衆。鑑大喜。端明蔡公襄請。開法建隆。後住洞庭翠峰。上堂。拈拄杖曰。買帽。相頭。依模畫樣。從他野老。自顰眉。誌公不是閑和尚。卓。

拄杖下座。上堂。舉僧問鏡清。明教新年佛法有無。師曰。新年景物。漸舒蘇。佛法徒勞論。有無得失是非。都喪却。波斯鼻孔。自來蘇。僧問大覺。母尊。音於波羅。奈國轉四諦法輪。建隆今日。開堂未審。轉那箇法輪。曰。千江同一月。萬戶盡逢春。云法輪轉處。達者皆知。旃檀熟時。香風匝地。曰。寒山拈掌。拾得呵呵。開先心印。智珣禪師法嗣。

廬山開先宗禪師。上堂曰。一不做。二不休。換轉鼻孔。捺下雲頭。禾山解打。鹽官鼓僧。繇不寫戴。高牛。陵米投子。油雪峰。依舊。雙毬。夜來風送。衡陽信。

鴈一聲霜月幽

元豐慧圓清滿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圓覺宗演禪師恩州人也 上堂曰道箇

直下便會早是枝生節外更若舉古明今笑殺德山

臨濟驀拈拄杖召衆曰且道德山臨濟有甚麼長處

卓一卓唱一唱曰曾經大海休誇永除却須弥不是

山 上堂遣迷求悟不知迷是悟之錯錯愛聖憎九

不知九是聖之爐鞴只如聖九从泯迷悟俱忘一句

作麼生道半夜彩霞籠玉像天明峰頂五雲遮 僧

問不慕諸聖不重已灵時如何曰款出囚口云便恁

麼會去時如何曰換手推曾 問如何是大善知識

心曰十字街頭片瓦子 辭衆曰僧問如何是臨歧

一句曰有馬騎馬無馬步行云途中事作麼生日賤

避貴

雪竇道榮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大智禪師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銜拂柄示之僧云此是香巖底和尚又作麼生師便

喝僧大笑師吐曰這野狐精

夾山自齡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法聰禪師 僧問如何是君王劍曰四塞

輸降款梯山入貢來云如何是諸佳劍曰瞻之仰之
云如何是百官劍曰四海煙塵淨六合一家昌云
何是和尚劍曰理長即就

育王真戒曇振禪師法嗣

慶元府岳林真禪師 上堂曰古人道初秋夏未合
有責情三十棒岳林則不然靈山會上世尊拈華迦
葉微笑正當恁麼時好與三十棒何故如此太平時
節強起于文教人吹大法螺擊大法鼓舉步則金蓮
躡蹠端居則寶座巍哉梵王引之於前香華繚繞帝
釋隨之於後龍象駢羅致令後代兒孫遮相敬慕三

三兩兩皆言出格風標劫劫波波未肯歸家穩坐
層淫舌宛如鍾磬笙竽奮臂點眉何啻稻麻竹葉更
逞游山翫水撥草瞻風人前說得石點頭天上飛來
華撲地也好與三十棒且道坐夏嘗勞如何酬獎良
又曰法西寶動成何厚薄千鈞價重日低昂

挖提廣燈檠湛禪師法嗣

嘉興府華亭觀音禪師遺集 僧問如何是佛曰半
夜烏龜火裏行云意作麼生曰虛空無背面僧禮拜
師便打

青原無十二世 溪山

九世

丹霞子淳禪師法嗣

真州長蘆真歇清了禪師左編安昌人族雍氏禪禪
入寺見佛喜動眉睫咸異之年十一後至果清後歷
七稔試法華得度往成都大慈習經論頌大意出蜀
至沔漢扣丹霞入室次霞問如何是空劫時自己師
擬對霞曰你開在且去一日登鉢孟峰豁契悟經歸
見霞方侍立次霞掌曰將謂你知有師欣然拜之翌
日霞上堂曰日照孤峰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訣
莫向寸心安便下座師直前云今日陞座更瞞某不
得也霞曰你試舉我今日陞座看師良久霞曰將謂

你瞞地師便出後游五臺之京師浮汴抵長蘆謁祖
照禪師一語契投命為侍者踰年分座宣和三年照
稱疾退院四年秋經制陳公璋請師繼席衲子憧憧
堂盈千七百衆建炎末自儀真游四明之補陀洛迦
山又之丹丘大峰受闍中象骨請紹興初勅住育
玉徒温之龍翔禪其律居移徑山及崇先新寺止
堂曰我於先師一掌下伎倆俱盡不見箇開口處不可
得如今還有恁麼快活不徹底漢麼若無銜鐵負轡
各自著便上堂鹽決定鹹醋決定酸大家知有這
滋味因甚麼却喚作割草刈草底人還知他家未道

處麼不行尊貴路。踏上頭關。上堂又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待要款曲賣弄。當奈不出母胎。被人覷破。且道覷破箇甚麼。瞞雪峰不得。上堂上孤峰頂。過獨木橋。驀直恁麼行。猶是時人脚高脚低處。若見得徹。不出戶身徧十方。未入門常在屋裏。其或未然。赴涼殿取一轉柴。上堂天曉濃霜白。依然境未分。出門無所辨。華鳥寂無聞。正恁麼時。作麼生是虛不墮位。要須擊起冰河焰。莫使凝然凍不回。上堂道得第一句。不被拄杖子瞞。識得拄杖子。猶是途路中事。作麼生是到地頭一句。上堂處處覓不得。

只有一處不覓自得。且道是那箇一處。良久曰。賊身已露。上堂口邊白醜去。始得入門。通身紅爛去。方知有門裏事。更須知有不出門底。復曰。喚甚麼作明僧。問三世諸佛。向火焰裏轉大法輪。還端的也無。師大笑曰。我却疑著云。和尚爲甚麼。却疑著。曰。野蕪香滿路。幽鳥不知春。問不落風彩。還許轉身也無。曰。石人行處不同功。云。向上事作麼生。曰。妙在一漚前。豈容干聖眼。僧禮拜。師曰。即恐不恁麼。問不求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曰。古鏡臺前荒草秀。云。便恁麼去時如何。曰。金烏銜片玉。二十一年九月二十日。慈

寧皇太后幸寺。命開堂垂箔聽法。賜金欄銀
等。月未示疾。十月旦。太后遣中使宣醫候問。從容
而別。即加趺而逝。龕留七日。太后降香。錫金以脩
齋。祭塔全身于院。西桃華塢。壽六十四。臘四十五。
二十三年秋。謚曰悟空。塔名淨照。

慶元府天童宏智正覺禪師。隰川人。族李氏。母
夢五臺一僧解環與環。其右臂乃孕。遂齋戒及生。師
右臂特起若環狀。七歲日誦千言。祖寂父宗。道以參
佛。隨遜禪師。遜嘗指師謂其父曰。此子道韻勝甚。非
塵埃中人。苟出家必為法器。十一得度於淨明本。

十四具戒。逾三年渡河之洛。坐夏少室。秋至香山。謂
枯木成禪師。染指法味。即造丹霞。霞問如何。是空劫
已前自己。云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曰
未。在更道。師擬議。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師於言
下。釋然作禮。霞曰。何不道取一句。云。某今日失錢遭
罪。霞曰。未暇打得你。且去。時年二霞領大洪師掌牋
記。宣和三年。命首衆得法者已數人。四年過圓通時。
真歇初往長蘆。遣僧邀至。衆出迎。見其衣烏穿弊。且
易之。真歇俾侍者易以新履。師却曰。吾為鞋來。耶。衆
聞心服。懇求說法。居第一座。六年。出住泗之普照。次

補太平圓通能仁及長蘆六童而天竺星盧淑監師
至創闢一新衲子爭集萬指餘 上堂曰黃閣簾垂
難傳家信紫羅帳合暗撒真珠正恁麼時視聽有所
不到言詮有所不及如何通得箇消息去夢回夜色
依稀曉笑指家風爛熳春 上堂心不能緣口不能
議直須退步荷擔切忌當頭觸諱風月寒清古渡頭
夜船撥轉琉璃地 上堂空劫有真宗聲前問已躬
赤窮新活計清白舊家風的的二乘外寒寥一印中
却來行異類萬派自朝東 上堂句裏明宗則易宗
中辨白則難良久曰還會麼凍雞未報家林野隱隱

行人過雪山 上堂今日是釋迦老子降誕之辰長
蘆不解說禪與諸人畫箇樣子只如在麼耶胎時作
麼生以拂子畫此○相曰只如以清涵水浴金色身
時又作麼生復畫此○相曰只如周行七步目顧四
方指天指地成道說云神通變化智慧辯才四十九
年三百餘會說青道黃指東畫西入般涅槃時又作
麼生乃畫此○相復曰若是具眼衲僧必也相許其
或未然一一歷過始得 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曰
白雲投壑盡青嶂倚空高云如何是却來底人曰滿
頭白髮離岩谷半夜穿雲入市廛云如何是不來云

底人曰石女喚回三界夢木人坐斷六門機 問一
絲不著時如何曰合同船子並頭行云其中事作麼
生曰快刀快斧斫不入 問布袋頭開時如何曰一
任填溝塞壑 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曰文
彩未痕初消息難傳際云一步密移千聖外通身放
下劫壺空曰誕生就父時合體無遺照云理既如是
事又作麼生曰歷歷纔回通化事十方機應又何妨
云恁麼則塵塵皆現本來身去也曰透一切色超一
切心云如理如事又作麼生曰路逢死地莫打殺無
底籃子盛將歸云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衫曰木人

嶺上歌石女溪邊舞師住持以來受無貪而施無厭
歲艱食竭已有及贍眾之餘賴全活者數萬日常過
午不食紹興丁丑九月謁郡僚及檀度次謁越帥趙
公令報與之別十月七日還山翌日辰巳間沐浴更衣
衣端坐告眾願侍僧索筆作書遺育王大慧禪師請
主後事仍書偈曰夢幻空華六十七年白鳥煙波秋
水天連擲筆而逝龕留七日顏貌如生爪髮漸長奉
全軀塔于東谷僧臘五十有三其生前所遺髮齒數
利綴之如珠或髮貫其中至今以誠心求者必得戊
寅春 謚宏智塔妙光

○隨州大洪慧照慶預禪師 上堂曰。進一步踐他。王水草退一步踏他。祖父田園不進不退。正在死水中。還有出身之路也。無蕭騷晚籟。松欵短游。漾春風。柳線長。上堂舉船子。囑來山云。直須藏身。處無蹤跡。無蹤跡處。莫藏身。吾在藥山三十年。只明此事。今時人爲甚麼。却造次。丹山無彩鳳。寶殿不留冠。有時。慙有時。癡非我。途中爭得知。

○慶州治平潤禪師 上堂曰。優游實際。妙明家轉步。移身指落霞。無限日雲猶不見。夜乘明月出蘆華。焦山枯木。決成禪師法嗣。

○太平州吉祥法宣禪師 上堂曰。離四句絕百非。德山棒。猶鈍。臨濟喝。還遲。七佛已前消息。子相逢何待。更揚眉。諸仁者。若作無事商量。正落闍提。群隊若作佛法領解。又是持地新條。而今直須撥開。向上一竅。坐斷千聖舌頭。運出自已家珍。始有衲僧巴鼻。儻不。如是。滿口嚼冰霜。逢人向誰說。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父旱無甘雨。田中稻穗枯。云意旨如何。曰。今年米價貴。容易莫嫌廉。

○台州天封子歸禪師 上堂以拄杖卓一下。召大眾。曰。八萬四千法門。八字打開了也。見得麼。金鳳夜棲。

無影樹峰亦絕露海雲遮 上堂天討一語時時且
與真挂習襟切須記取

○台州護國寺昌禪師 上堂拈拄杖卓曰三十六句
之開始七十二候之起元萬邦迎和氣之時東帝布
生成之令直得天垂瑞彩地維真樺微微細雨洗寒
空淡淡春光籠野色可謂應時納祐慶無不且盡之
地人皆添一歲敢問諸人且道那一人年多少良久

曰千歲老兒顏似玉萬年童子鬢如絲

○鄧州丹霞普月禪師初住汝州寶應次遷丹霞 上
堂曰威音已前誰當辨的然燈而後孰是知音直待

那畔承當未免打作兩橛縱向這邊行履也應未得
十全良由杜口訛耶已是天機漏洩任使掩室摩竭
終須筵席離板休云體露直常直是純清絕點說甚
皮膚脫落自然獨運孤明雖然似此新鮮去繼衲僧
意氣直得五眼齊開三元洞啓從此竿頭絲線自然
不犯波瀾須明轉位回機方解入廬垂手所以道任
使板齒生毛莫教眼睛顧著認著則空花繚亂言之
則語路參差既然如是敢問諸人不犯鋒鋷一句又
且如何道得良久曰半夜烏龜眼豁開萬象曉來都
一色

東京妙慧尼淨智大師慧光宣和三年春 勅住
慧 上堂舉趙州讚婆訶乃曰趙州舌頭連天老婆
眉光覆地分明勘破歸來無限平人瞋
石門元易禪師法嗣

吉洲青原齊禪師長樂人旌陳氏年二十八辭父兄
從雲蓋智禪師出家執事首座寮座一日秉拂罷師
前曰其竊聞首座所說莫曉其義伏望慈悲指示座
諄諄誘之使究無著說這箇法喻兩日有省以偈呈
曰說法無如這箇親十方刹海一微塵若能於此明
真經大地何曾見一人座駭然因語智得度禪和語

方後至石門深蒙器可出住青原僅十二年示寂日
說偈遺衆曰昨夜三更過急灘灘頭雲霧黑漫漫一
條拄杖為知己擊碎千關與萬關

紹興府天衣法聰禪師 上堂曰幽室寒燈不假挑
虛空明月帶雲霄要知日用常無間列燭光中發異
苗裝普賢大士開光明次師登梯秉筆顧大眾曰道
得即為一等眾無對師召侍者曰與老僧在扶梯子
遂點之

遂寧府香山尼佛通大師 遺 因誦遠經有省往見
石門乃曰成都與不得也遂寧與不得也門拈拄杖

打出通忽悟曰榮者自榮謝者自謝神靈春風好不
著便門拂袖歸方丈尼亦不顧而出曰此道俗具亦從
得法者眾

淨因自覺禪師法嗣

東京華嚴真諦慧蘭禪師 上堂曰達磨大士九年
面壁未開口已前不妨令人疑著却被神光座主一
觀脚手忙亂便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世情一華開
五葉結果自然成當時若有箇漢腦後有照破古今
忘眼日手中有截斷虛空底錘鎚統見道便與鷲窠
拈住一華五葉且拈放一邊作麼生是依傳底法待

斷

伊開口便與掀倒禪床直饒達磨全機也至退三千
里免見千古之下負累兒孫慧嚴今日豈可徒然非
唯重整顏綱且要為諸人雪屈遂拈拄杖橫按召六
眾曰達磨大師向其麼去也擲拄杖下座 中歇兩
下上堂家家啓戶待嬾婦豈謂風雲翳碧天以手打
一圓相曰賴得箇中消息在團團不動照三千上
堂拈拄杖曰靈山會上喚作拈華少室峰前名爲得
髓從上古德只可傍觀末代宗師盡皆拱手華嚴今
日不可逐浪隨波擬向萬仞峰前點山普天春色會
麼觸髅無喜識枯木有龍吟

天寧禪師法嗣

西京熊耳慈禪師 上堂曰般若無知應緣而照山僧今日撒屎撒尿這邊放那邊扇東山西嶺笑呵呵幸然一片清涼地剛被熊峰染汗他染汗他莫笑唧泥牛六馬盡呵叱過犯於天且真論再得清明又何日還會麼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守不你寶峰闍提惟照禪師法嗣

江州圓通青谷真際德止禪師金紫徐公閣中之秀子也世居歷陽師雙瞳紺碧神光射人十歲未知書多喜睡其父目為懶然子暨成童強誦過人學父自

奇語弱冠夢異僧授四句偈已而有以兩安岩主處道之者即傍所載聰明偈自是持念不忘後五年隨金紫將漕西洛一夕忽大悟連作數偈一曰不因言句不因人不因物色不因聲夜半吹燈方就枕忽然這裏已天明時聞提上招提寺已與往來一日詣寺提望見拊掌笑曰曹洞之宗賴子振矣師嘯歌自若衆莫測之乃力求出家父弗許欲以官授之曰某方將脫世網不著三界豈復刺頭於利名中耶請移後復兄丑遂祝髮受具未數載名振京師宣和三年春徽宗皇帝特賜號真際俾居圓通上堂曰山僧

從

二十三年前兩目雙盲了無所覩唯是聞人說道青天
之上有大日輪照三千大千世界無有不徧之處壽
策萬端終不能見二十年後眼光漸開又值天色連
陰濃雲亂湧四方觀察上下推窮見雲行時便於行
處作計較見雲住時便於住處立箇窻白正如是間
忽遇著箇多知漢問道莫是西日輪麼何不同高
山頂上去山僧却微地道那裏是高山頂上他道紅
塵不到處是諸仁者好箇端由消息還會麼長連床
上佛陀耶 上堂昨夜黃面瞿曇將三千大千世界
來一口吞盡如人飲湯水蹤跡不留應時消散當爾

時諸大菩薩聲聞羅漢及與一切衆生盡皆不覺不
知唯有文殊普賢瞥然覩見雖然得見渺渺茫茫恰
似向大洋海裏頭出頭沒相似諸人且道是其麼涼
息若也檢點得破許他頂門上具一隻眼紹興乙亥
夏某月五日有異讖次日泊然示寂閣維煙氣所及
悉成設利塔司空山又分窻疊石原壽五十六臘三
十二其偈頌流行者幾數百篇

台州真如道會禪師 上堂曰空劫中事自肯承當
日用全彰有何滲漏正好歸家穩坐任他雪覆青山
不留元字挂懷誰顧波翻水面且道正不立玄偏不

附物一句如何舉似機絲不挂梭頭事文彩縱橫意
自殊

興國軍智通大死翁景深禪師台之仙居人族王氏
自幼不羣年十八依廣度院德芝披削始謁淨慈象
禪師一日曰思而知慮而解皆鬼家活計與不自過
聞寶峰名尊當世往求入室峰曰直須斷起滅念向
空劫已前掃除玄路不涉正偏盡却今時全身放下
放盡還放方有自由分師聞頓領厥旨峰擊鼓告衆
曰深得闡提大死之道後學宜依之因號大死翁建
炎改元開法智通 上堂曰來不入門去不出戶來

去無痕如何提唱直得古路苔封糞羊絕迹蒼梧月
鑽丹鳳不棲所以道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
身若能如是去住無依了無向背還委悉麼而今分
散如雲鶴你我相忘觸處玄 上堂必裏天苗秀無
根徧界生諸人如體悉千里共途行若也未然放出
連天荆棘直教大地崢嶸 僧問如何是大死翁道
曰不落正偏圓云如何是大死翁德曰深山藏不得
獨露有乖踈 問如何是正中偏曰黑面老婆披白
練云如何是偏中正曰白頭翁子著皂衫云如何是
正中來曰屎裏翻筋斗云如何是兼中至曰雪刃籠

身不自傷云如何是兼中到曰崑崙夜裏行云向上
還有事也無曰捉得烏龜喚作鼈云乞師再垂方便
曰入山逢虎卧出谷鬼來牽云何得干戈相待曰三
兩錢一斤麻紹興初歸住寶藏岩以事民兵服至壬
申二月示微恙乃曰世緣盡矣三月十三留元滋家
寫遺書別道舊隣里為衆小參仍說偈曰不用剃頭
何須澡浴一堆紅焰千足萬足雖然如是且道向上
還有事也無遂斂目而逝世壽六十有二坐夏四十
有五

衡州華藥智明禪師四明人族黃氏未冠為僧依止

峰有年無省因為衆持鉢峰自題其像曰兩洗淡紅
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流水光
中古木清噫你是何人師即禮辭持以還浙至南徐
焦山展挂次枯木成禪師見之歎曰今日方知此老
親見先師來師聞即契悟有本小異遂曰元來恁麼地成
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成曰直須
保任師應喏紹興初出住華藥次遷清涼上堂曰
海風吹夢嶺猿啼月敢問諸人是何時節恁麼會得
無影樹下任遨遊其或未然三條椽下直須打徹後
退居四明之瑞岩建康帥再以清涼挽之明守亦勉

其行師不從作偈送使者曰相煩專使入煙霞灰冷
無湯不點茶寄語甬東賢太守難教枯木再生華未
幾終於端岩

衢州烏巨癡憨如懿禪師 上堂曰至道休存佛祖
言更須放下莫論禪未彰文彩全提妙暗裏虛明微
底圓

大洪智禪師法嗣

紹興府天章樞禪師 上堂召大眾曰春將三歲已
暮思量古往本來只是箇般調度疑昨昔日家風下
足舊時歧路勸君休莫莽函眼上眉毛須薦取東村

王老笑呵呵此道令人棄如土

大洪淨嚴守遂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慶顯禪師 僧問須菩提岩中宜坐帝釋
兩華和尚新據洪峰有何祥瑞曰鐵牛耕破扶桑國
迸出金烏照海門云未審是何宗旨曰熨斗煎茶銚
不同

嘉泰普燈錄卷第九

音理

誦音普 燦音盛 釜音父 躑蘇切 協蘇切 踈徒切 篋徒切 沔緬音 憧音衝 侑音有 救音救 隰音隰
音音 湫音 在音 九音 詔音 良音 夢音 武音 且音 甬音 勇音 且音 割音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

江府報恩光孝禪寺百僧 受編

南岳第十四世 臨濟下世 黃龍三世

泐潭應乾禪師法嗣十三人 七人見錄

楚州勝因戲魚咸靜禪師

潭州龍牙宗密禪師

福州雪峰有需禪師

福州東禪從密禪師

慶元府天童普交禪師

江州圓通圓機道旻禪師

慶元府中峰知和庵主

吉州南崗照禪師
隆興府雲巖如山禪師

潯州石霜楚蟾禪師

袁州木平覺澄禪師
潮州資福省悟禪師

洪州景福良玉禪師
衡州開福德筠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開先廣鑑行瑛禪師法嗣十四人見二人

紹興府慈氏瑞仙禪師

潭州大瀉海評禪師

慶元府蘆山智通禪師
蘄州德山聲絕禪師

潭州道林法照禪師
建昌軍光孝文璟禪師

隆興府九仙次彥禪師
福州游地汝英禪師

泉州三植灌冲禪師
紹興府寶蓋用興禪師

廣州天寧宗順禪師
潮州靈山慧浩禪師

筠州黃檗道欽禪師
婺州淨土熙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圓通可仙禪師法嗣二人

婺州明招法鏡禪師
續語見

婺州浮山法真禪師
機語未見

象田梵御禪師法嗣六人見二人

普登錄十

慶元府雪竇持禪師

紹興府石佛益禪師

信州光孝宗益禪師

常州光孝淨源禪師

紹興府九巖仰六禪師

黃龍死心悟新禪師法嗣十六人見錄

吉州禾山超宗慧方禪師

臨安府崇覺空禪師

潭州上封祖秀禪師

嘉州九頂寂惺慧泉禪師

嘉興府華亭性空妙普庵主

嚴州鐘山道隆首座

揚州齊謚首座

空室道人智通

楚州寧國道宗禪師

廬州羅漢守節禪師

饒州薦福慧璉禪師

彭州曲尺宗齋禪師

臨江軍樓賢曇禪師

荆州竹園道珠禪師

東京天寧慧副禪師

黃龍灵源惟清禪師法嗣十六人見錄

已上機語未見

舒州真乘灵峰慧古禪師

潭州上封佛心才禪師

隆興府黃龍通照德逢禪師

潭州法輪應端禪師

東京天寧長靈守卓禪師

信州博山子經禪師

隆興府百文以栖禪師

邵州光孝墨清禪師

温州光孝德週禪師

潭州法輪守寔禪師
邵州天寧宗覺禪師

澧州欽山元德禪師
福州廣化若秀禪師

廣陵隆慶海禪師
信州龜峰僧璘禪師

隆興府滿月寧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黃龍草堂善清禪師法嗣八人見四人

隆興府黃龍山堂道震禪師

台州萬年雪巢法一禪師

福州雪峰東山慧空禪師

慶元府育王野堂普崇禪師

蕪州跡山如禪師
潭州雲岩因禪師

潭州慈雲隆禪師
鎮江府金山一禪師

已上機
語未見

青原惟信禪師法嗣六人見三人

潭州梁山權禪師

成都府正法希明禪師

澧州浮山光選禪師語具續燈

祖庵三

成都府正法明禪師
成都府昭覺符禪師

已上機
語未見

昭覺紹覺純白禪師法嗣二人見一人

成都府信相正覺宗顯禪師

邛州鐵像高禪師
機語未見

大瀉祖璿禪師法嗣五人見二人

眉州中岩慧目蘊能禪師

懷安軍雲頂寶覺宗印禪師

建寧府革元希式禪師
嘉州靈峰了真禪師

榮州天寧法空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龍門純禪師法嗣三人

澧州欽山普初禪師語具續燈

澧州洛浦惟昉禪師
希祖首座

已上機
語未見

三聖繼昌禪師法嗣三人

温州淨光佛日了威禪師語具續燈

彭州曲尺慧照禪師
彭州大隨元照禪師

已上機
語未見

泗州龜山曉津禪師法嗣二人

泗州普照齊禪師
岳麓祖曇禪師

已上機
語未見

堯率真寂從悅禪師法嗣七人見三人錄

撫州踈山了常禪師

隆興府堯率慧照禪師

丞相張商英居士語見賢臣

壽州投子慧勝禪師
隆興府堯率慧宣禪師

素州楊歧子圓禪師
台州慈雲明鑑禪師

已上機
語未見

法雲佛照杲禪師法嗣三人

筠州洞山辯禪師

東京智海儀禪師

西蜀鑿法師

泐潭湛堂文準禪師法嗣三人見二人錄

隆興府雲岩典牛天游禪師

續燈錄

潭州三角智堯禪師

隆興府乾元宗選禪師
機語未見

文殊宣能禪師法嗣一人

常德府德山瓊禪師

慧日文雅禪師法嗣二人

隆興府九仙祖鑑法清禪師

平江府覺海法因庵主

洞山梵言禪師法嗣一人

筠州洞山擇言禪師

道林了一禪師法嗣一人

潭州大瀉大圓智禪師

南岳第十四世 臨濟十世
黃龍三世

泐潭應乾禪師法嗣

楚州勝因咸靜禪師郡之山陽人族高氏甫冠落髮
受具游講肆慨然曰義學豈吾事哉乃去謁名宿晚
契悟於泐潭望重江湖凡三董名刹佳勝因日嘗臨
池為堂以燕息名曰戲魚故叢林雅以稱焉 上堂
曰游徧天下當知寸步不曾移歷盡門庭家家竈底
少煙不得所以肩筇屨乘輿而行掣釣沈絲任性
而住不為故鄉田地好因緣熟處便為家今日信手

拈來從前幾曾計較不離舊時科段一回舉著一回
新明眼底瞥地便回未悟者識取面目且道如何是
本來面目良久曰前臺華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
聞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氣候欲流金炎威將
鏢石扇子搖明月雲片登竒峯蟄成爾而麥漸收笋
抽簪而梅已熟薰風習習逝水滔滔鶻唳森松鶯啼
脩竹觀音勢至文殊普賢有願必從無刹不現正當
今日人天會上還有得見底麼如無聽取崇寧老從
頭說向公 上堂匣中寶劍袖裏金鎚時節既彰莫
辭拈出擊開關鑠斬斷葛藤今他跳出生死門驀過

荆棘路人人似生師子箇箇如活大虫林教著布過
他州直待還鄉衣畫錦 上堂舉世尊在摩竭陀國
為衆說法是時將欲白夏乃謂阿難曰諾大弟子人
天四衆我常說法不生敬仰我今入因沙曰室中坐
夏九旬忽有人來問法之時汝代為我說一切法不
生一切法不滅言訖掩室而坐師召衆曰釋迦老子
初成佛道之時大都事不獲已纔方成箇保社便生
退倦之心勝因當時若見將釘釘却室門教伊一生
無出身之路免得後代兒孫遞相做數不見道若不
傳法度衆生是不名為報恩者擊拂子下座後晦處

連濟之天寧示微疾書偈曰弄罷影戲七十一載更
問如何回來別賽置筆儼然而逝茶毗收設利靈骨
建塔奉藏臘五十二

潭州龍牙宗密禪師豫章人虎丘隆禪師游方尚及
親見 上堂曰休把庭華類此身庭華落後更逢春
此身一往知何處三界茫茫愁殺人

福州雪峰有需禪師興化莆田洪氏子 上堂曰山
僧尋常不欲潑水向諸人耳裏撒砂向諸人眼裏何
故水若入耳終壞耳根砂若入眼必為眼翳若是皮
下有血漢聞恁麼道便好瞥地去若能如是三世

佛覓他蹤跡不得十聖三賢階級他不得一大藏教
說他不著為甚麼如此只為他聖凡情盡數量管他
不得於衲僧分上早不著便了也那堪向老胡口頭
盛將涕唾向口中啞啞如人患瘡與鹽梅相似雖則
一期引發津液豈知他日抵債去在

福州東禪祖鑑從密禪師汀州人也 上堂曰開口
不是禪合口不是道踏步擬進前全身落荒草
慶元府天童普交禪師郡之萬齡人族畢氏幼穎悟
未冠得度往南屏聽台教因為檀越修懺摩有問曰
公之所懺罪為自懺耶為他懺耶若自懺罪罪性何

來若懺他罪他罪非汝烏能懺之師不能對遂改服
游方造泐潭足纜踵門潭即呵之擬問即曳杖逐之
一日忽呼師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量
師擬進語潭遂喝師豁然領悟乃大笑潭下繩床執
師手曰汝會佛法耶師便喝復托開潭大笑於是名
聞四馳學者宗仰後歸桑梓留天章掩關却掃者八
年寺偶虛席郡僚命師開法恐其道預遣吏候于道
故不得辭受請曰 上堂曰咄哉黃面老佛法付王
臣林下無情客官差逼殺人莫有知心底為我免得
麼若無不免將錯就錯便下座師凡見僧來必叱曰

柳栗未擔時為汝說了也且道說箇甚麼把手洗鉢
拈扇張弓趙州栢樹子灵雲見桃華且擲放一邊山
僧無恁麼閑唇吻與汝打葛藤何不休歇去拈拄杖
逐之宣和六年三月二十沐浴陞堂說偈遠眾脫然
示寂偈曰寶杖敲空觸處春箇中消息特殊綸昨宵
風動寒岩冷驚起泥牛耕白雲壽七十七臘五十八
江州圓通圓機道旻禪師世稱古佛興化仙遊人族
蔡氏母夢吞摩尼寶珠有孕生五歲足不履口不言
母抱遊西明寺見佛像遽履地合爪稱南無佛仍作
禮人大異之及官學大梁依景德寺德祥出家熙寧

二年以試經得度徧往參激皆染指親溪山詰禪師
最又晚慕泐潭往謁潭見默器之師像歷參所得不
蒙印可潭舉出尊拈華迦葉微笑語以問復不契後
侍禪行次潭以拄杖架肩長嘘曰會麼師擬對潭使
打有頃復拈草示之曰是甚麼亦擬對潭遂喝於是
頓明大法作拈華勢曰這回瞞我上座不得也潭挽
曰更道更道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即禮拜潭首
肯建中靖國出任灌溪三年謝去未幾居圓通以符
道濟禪師之記學者嚮臻 朝廷聞其道會宰相復
為之請 錫以命服與圓機號 上堂曰諸佛出世

無法與人只是抽釘拔楔除疑斷惑學道之士不可
自謾若有一疑如芥子許是汝真善知識喝一喝曰
是甚麼切莫刺腦入膠盆 上堂拈拄杖示眾曰看
看這箇變作執金剛神被金甲持叉當門而立佛來
魔來天來人來被喝云道得也又下死道不得也又
下死直得釋迦變耳赤勒攢眉自餘依草附木無主
孤魂孰敢正眼覷著咄饒他氣宇如王也是冬行夏
令 上堂把定乾坤照破羈縻即且從你如何道得
雲龍烹會句良久曰袖頭打領腋下列襟 福嚴專
使至僧問如何是把得住底句曰巍巍石耳峰云如

何是把不住底句曰渺渺侯溪水云去則不去時如何曰三峰指天云去則便去時如何曰一驢兩背云恁麼則小出大遇也曰舌拄上齶問如何是佛曰狗咬菽言云汝何是祖師西來意曰黃鸝樓前鸚鵡洲政和二年廷寧堵波于西峰之麓庵其傍明年十月九日乞言以嫡子守慧繼席朝廷從之退藏西庵緇白愈敬四年十月九日粥罷忽集眾書偈已跌坐垂誠二百餘言其略曰至道虛寂迥脫塵光境俱忘靈機絕待直當任運寧屬去來應用無方不存格則牢關敲磕電激難通直須鐵眼頓開可以死生無間自茲訣別可葬全身三百年後當與佛等臨行一著不落竟知折半破三好好為取隨聲拈藤一下端然而逝世壽六十有八僧臘五十門人如其誠奉全身入空堵波有聚師平日所遺鬚髮者火之收設利甚富郡守上其事謚妙空之塔

慶元府二靈知和庵主蘇臺玉峰人族張氏見時嘗習坐垂堂傾父母意其必死師瞑目自若因使出家年滿得度趨謁泐潭潭見乃問作甚麼師擬對潭便打復喝曰你喚甚麼作禪師驀領言即曰禪無後無先波澄大海月印青天又問如何是道曰道紅塵

浩浩不用安排本無欠少潭深然之次請衡岳辯禪
師辯尤器重元符間抵四明遂留中峰有僧來禮拜
師曰近離甚處云天童曰太白峰高多少僧以手斫
額作望勢師曰猶有這箇在云却請庵主道師却作
斫額勢僧振議便打師剛毅志高少偕天童交禪師
問道盟曰他日吾二人宜踞孤峰絕頂日昃霄漢為
世外之人不可作今時籍名官府屈節下氣於俗子
者交爽盟交至師竟不出正言陳公闕書堂為庵延
師咨參居三十年殊無長物唯二虎待其右一日威
於人以偈遺之宣和七年四月十二跌坐終于此山

陳公嘗狀師行實及示寂異跡甚詳仍塑其像二虎
侍之至今存焉

投子廣鑑行瑛禪師法嗣

紹興府慈氏瑞仙禪師郡之餘姚人年二十去家以
試經披削習毗尼因覩戒性如虛空持者為迷倒師
謂戒者束身之法也何自縛乎遂探台教又閱諸法
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疑曰
又不自他不共不無因生畢竟從何而生即省曰因
緣所生空假三觀抑揚性海心佛衆生名異體同十
境十乘轉識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非言詮所及

棄謂承天英天童交白牛卿保寧幾佛鑑懃龍門遠
死心新三祖宗洞山微皆有機語始至投子鑑問鄉
里甚處云兩浙東越曰東越事作麼生云秦望峰高
鑑湖水闊曰秦望峰與你自己是同是別云西天梵
語此土唐言曰此猶是叢林祇對畢竟是同是別師
便喝鑑便打師曰恩大難酬便禮拜後歸里開法慈
氏 上堂曰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
教我如何說堪嗟古人心難與今人說話與時人同
意與時人別語同人盡知意別少人別今人不會古
人意今日教我如何說直饒會得寒山意秋月碧潭

猶未徹如何得徹去此夜一輪明皎潔縱目觀瞻不
是月是箇甚麼出 上堂舉德山托鉢話乃曰胡頭
鼓未鳴部樂未抹槍竿未逞伎倆著杜出定場榜攤
便回去一段最光揚室中嘗問僧三箇驢兩隻脚
日行萬里趁不著而今收在三泉山不許時人亂對
酌諸人向甚麼處與仙上座相見
潭州大瀉海評禪師 上堂曰燈籠上作舞露柱裏
藏身森沙神惡發真命奴生真喝一喝曰一句合頭
語萬劫墮迷津

象田梵卿禪師法嗣

慶元府雪竇持禪師郡之盧氏子壯棄俗為僧徧造
禪關晚謁象田始悟心要 上堂曰休將碧落中秋
節來並曹溪無相月冷淡非關玉兔光虛明直透銀
蟾穴圓不圓缺不缺一道靈光無間歇照人何處不
分明直下承當眼添屑本無生亦無滅只有休心最
親切採石江頭弄影時謫仙到此空巖蹶躓 上堂
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閑斗轉星移天欲
曉白雲依舊覆青山 僧問中秋不見月時如何曰
更待夜深看云忽若黑雲未散又且如何曰爭怪得
老僧

紹興府石佛益禪師 上堂曰一葉落天下秋一塵
起大地收一法透萬法周且道透那一法遂喝曰切
忌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領便下座

黃龍死心悟新禪師法嗣

吉州禾山超宗慧方禪師臨江人族龔氏少依禪居
寺十七試經得度歷參名宿後契機於死心執侍十
有四年以大法託之心去世師跡晦而價愈崇宣和
中開法隆慶次補禾山 上堂舉拂子曰看看只這
箇在臨濟則照用齊行在雲門則理事俱備在曹洞
則偏正叶通在馮山則暗機圓合在法眼則何止唯

心然五家宗派門庭施設則不無直饒辨得個獲分
明去猶是光影邊事若要抵敵生死則霄壤有隔且
超越生死一句又作麼生道良久曰泊合錯下注脚
上堂死心先師每舉隻履西歸話以問衲子而實難
明諸方或謂之隱顯或謂不可有兩箇或謂唯此一
事實若也恁麼殊未識祖師意旨諸人要見麼濁中
清清中濁勿謂麒麟生隻角西行東向路不盡六用
頭頭如碎咏莫莫玄要之機休卜度

臨安府崇覺空禪師姓孰人也 上堂曰十方無壁
落四面亦無門淨鞞鞞赤灑灑沒可把遂舉拂子曰

灌溪老漢向十字街頭逞風流賣惺惺道我解空才真
珠解三版過亂絲卷筒綸姪坊酒詩瓦合與臺虎死
魔官那吒忿怒遇文三興禮樂逢桀紂逢干戈今日
被崇覺覷覷竟一場慘懣 上堂崇覺明下真有體悟
三空心明八解底衲僧麼若無則辜負己靈若有喚
來與崇覺提鞋望杖使下座

潭州上封祖秀禪師常德興陽何氏子 上堂曰杜
木岩前夜放華鐵牛依舊卧煙沙儂家鞭影直拈出
擊拂子曰一念回心便到家遂喝一喝下座

嘉州九頂寂惺慧泉禪師成都靈泉人族張氏自修

業儒嘗從真覺勝禪師游有省即辭親師中江資教
希則崇寧改元得度學楞嚴踰三祀既極其要南下
謁玉泉勤大洪恩谷隱顯未能深到聞死心受晦堂
囑付其門庭壁立多詬罵諸方即往謁踰數年未能
徹證令親憲宣首座一日與宣食餐次偶舉公安二
聖嘗遺屨長數尺於富室倉廩間事及干祿射利網
捕偷兒等輩禱之皆遂其志豈正直所用心哉宣不
荅師辯不已宣以筯揖之即領悟曰今日食餐方得
其味心聞然之後笑謂師曰吾老矣欲得一孝順子
分付活計奈汝兄弟頻來反倒何云不啻射羿弓何

以報深德心復笑曰賊賊巾侍女載以母老西歸初
受香於廣漢之龜山成都之保福繼四董名刹上
堂曰若論此事譬夫望中秋月色十分圓滿正當滿
時缺向甚麼處去泊乎十六十七漸漸復缺圓滿之
相又却向甚麼處去若云月本無圓缺我信是人
未識其月學道之人亦復如是正當迷時悟向甚麼
處去及乎悟後迷却向甚麼處去若云本無迷悟我
信是人未達其道還委悉麼百尺竿頭天欲暮急須
進步問曹溪 上堂昔日雲門有二句謂函蓋乾坤
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九頂今日亦有二句所

謂飢來喫飯句寒即向火句困來打睡句若以佛法而論則九頂望雲門直立下風若以世諦而論則雲門望九頂直立下風二語相違且如何是九頂爲人處僧問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未審意旨如何曰風暖鳥聲碎日高華影重問如何是無生路曰五里復五里云向上還有事也無曰一步一徘徊紹興乙丑九月十六沐浴淨髮書偈囑累已復曰叢林事例今則爲昔趙州道底好屈好屈待僧曰和尚五十年手段至此當如何師曰明破即不中擲筆叉手而逝茶毗設利五色門人合靈骨塔于寺之西原壽

六十一有七臘四十有三

嘉興府華亭性空妙普庵主漢州人遺其氏父依死心獲證乃抵秀水追船子遺風結茆青龍之野吹鐵笛以自娛多賦詠士夫俊衲得其言必珍藏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殺戮民多逃亡師獨荷策而往賊見其偉異疑必詭伏者問其來師曰吾禪者欲抵密印寺賊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笑以怒爲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爲送終賊奉肉食師如常齋出生畢乃曰孰當爲我文之以祭賊笑而不荅師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遺後

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之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因我以
命則時日不言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
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為隣上同諸佛之真化下
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
日月未足以為明乾坤未足以為大磊磊落落無罣
無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
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
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享遂舉
筋飲冷賊徒大笑食罷復曰劫數既遭離亂我是快
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斬

賊方駭異稽首謝過令衛而出烏鎮之廬舍免焚實
師之惠也道俗聞之愈敬有僧覩師見佛不拜歌逆
問曰既見佛為甚麼不拜師掌之曰會麼云不會師
又掌曰家無二主紹興庚申冬造六盆穴而塞之修
書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葬矣壬戌歲持至見其
尚存作偈嘲之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饒魚鼈去不索
性去只管向人說師閱偈笑曰待元來證明耳今徧
告四眾眾集師為說法要仍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
水葬一省柴燒二免開壙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
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

遂盤坐盆中順潮而下衆皆隨至海濱望欲斷目師
取塞岸水而回衆擁觀水無所入復乘涼而往唱曰
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蹤跡處妙難量真風徧寄知音
者鐵笛橫吹作散場其笛聲嗚咽頃於蒼茫間見以
笛擲空而沒衆號慕圖像事之後三日於沙上趺坐
如生道俗爭往迎歸留五日闍維設利大如救者莫
計二鶴徘徊空中火盡始去衆奉設利是骨建塔于
青龍壽七十二臘五十三

嚴州鐘山道隆首座桐廬董氏子於鐘山寺得度自
游方所至者衲皆推重晚抵黃龍死心延為座元心

順世遂歸隱鐘山慕陳尊宿高世之風掩關不事事
日齋數籠首道人無識者手常穿一襪凡有禪者至
提以示之曰老僧這襪著三十年了也有寺僧戲問
云如何是無誦三昧師便掌

揚州齊謚首座本郡人也死心稱為飽參諸儒屢以
名山致之不可後示化於潭之谷山異跡頗衆門人
嘗繪其像請梵為書曰箇漢灰頭土面尋常不欲露
現而今寫出入前大似虛空著前怨怨可惜人間三
尺綸

空室道人智通者龍圖范岫女也幼聰慧長歸之

蘇頌之孫悌未幾厭世相還家求祝髮父難之遂清
修因看法界觀頌有省連作二偈見意一曰浩浩塵
中體一如縱橫交互印毗盧全波是水波非水全水
成波水自殊次日物我元無異森羅鏡像同明明超
主伴了了徹真宗一體含多法交參帝網中重重無
盡處動靜悉圓通後父母俱亡兄洵領分寧尉通偕
行聞死心名重往謁之心見知其所便問常啼菩
薩賣却心肝教誰學般若曰你若無心我也休又問
一雨所滋根苗有異無陰陽地上生箇甚麼曰一華
五葉復問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曰和尚惜

取眉毛好心打日這婦女亂作次第通禮拜心然之
於是道聲藉甚後為尼名永父挂錫於蘇之西竺經
白日久師問得其道者頗衆俄不疾書偈趺坐而終
有明心錄行於世佛果禪師為之序云源佛眼皆有
偈贊之

黃龍天源惟清禪師法嗣

舒州真乘天峰慧古禪師之宿松人族頌氏早年
試經得度首謁天源源令看疎山造塔話依然領契
源難之無爽由是知名出住真乘遷光孝涌光二刹
二堂送諸路化主次乃曰梵語比丘此云乞士何謂

乞士上從諸佛乞法以資慧命下從檀越乞食以資
色身乞食資色身也則二門萬戶貴賤隨緣折我慢
之幢益他人之善乞法資慧命也則三椽位坐臥照
凝神內忘智照之勤外息大惠之本儻然與塵有永
分混爾與太虛同體更有一人亦不大者上求亦不
大悲下化當堂不正坐不赴兩頭撥在凡凡莫能測
在聖聖莫能知十方收不得三世莫能該且道喚渠
作甚麼即得龍向洞中喻雨出蝶從華裏採香歸
上堂瞻仰尊顏巾子峰寂然不動證圓通善財別後
無消息落日樓臺一箇風紹興丙度八月十九示寂

塔于黃巖之方山

澧州上封佛心才禪師七閩長溪人族姚氏幼得度
受具游方至六中依海印隆禪師有老宿居凡右闕
華嚴金師子章師旁跡至一毛頭師于三億毛頭一
時現因疑之會海印為參徒請益罷擲拄杖曰了即
毛端吞巨海始知沙界一微塵師猛省通夕不寐迨
曉語老宿宿曰吾不如汝然可謂東林總必了了大
事師至東林總已歸寂乃依死心火之往參靈源於
黃龍留三年源每以向上事激之無所湊洽偶讀言
洞山錄整如也作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西

方八面絕遮欄萬像森羅齊滿世後分歷真乘應上
封之命遷道林退歸閩中居大乘乾元吳三鼓山
上堂曰達磨未來懷藏至寶頂髻有珠達磨既來下
和別足揚朱途窳來與未來何處得這箇消息遠知
麼擬議之間知君罔措 上堂一法有形該動祖百
川湍激競朝宗昭琴不鼓雲天淡想像毗耶老病翁
維摩病則上封病上封病則拄杖下病拄杖下病則
森羅萬像病森羅萬像病則凡之與聖病諸人還覺
病本起處麼若也覺去情與無情同一蘊處處皆同
真法界其或未然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紹興間

說偈遺眾泊然示寂

隆興府黃龍通照德逢禪師郡之靖安人族胡氏師
生有尾眉年十七從上藍晉禪師下髮往依靈源即
明深旨宣和初江守徐公任道請居天寧三年遷黃
龍六年詔住京師天寧 皇叔祖仲恭表 賜命服
師名 上堂舉夾山境話師曰法眼徒有此語殊不
知夾山老漢被這僧輕輕拶著直得脚前脚後說使
不作境話會未免猶在半途 僧問人天普集龍象
交參學人上來請師說法曰枯木無枝葉鳥來難措足
潭洲法輪應端禪師南昌人族徐氏少依化度善月

圓顛登真謁真洋文祖師機不諧至雲居合三聖源分
座為眾激昂師扣其旨然以妙入諸經目負源嘗痛
割之語乃美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宗旨為表源笑
曰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箇事喜沒交涉
師憤然欲他往因請辭及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源
見乃曰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被汝
帶累曰此譽望四馳名士夫爭挽應世皆不就政和
末大師張公成以百丈堅命開法師不得已始從
上竺專大隱却火洞然話迷曰六合傾翻劈面來斬
披麻纓混塵埃因風吹火渾閑事引得游人不肯回

壞不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強針錐太湖曰萬六千頃
月在波心說向誰 僧問如何是實中實曰芒鞋竹
杖走紅塵云如何是實中主曰十字街頭逢上祖云
如何是主中實曰銜馬金鞭溷四民云如何是主中
主曰金門誰敢撞眸觀云實主已家師指示向上宗
乘又云何曰昨夜霜風刮地寒老猿嶺上啼殘月
東京天竺長靈守貞禪師泉南人族莊氏冠游宗師
於天清寺試經得度至三衢謁南禪雅禪師次依東
吳定慧式禪師通華嚴奧妙聞靈源開法太平道鳴
四方即往造值夜參適中其病遂猛省投誠入室源

銀以差別機智且戒其緘默餘十年辭詔佛鑑命分
座舒寺孫公傑以甘露請聞法後從天寧二堂曰
三千劍客獨許莊周為甚麼說不出良醫之明多病
人因甚麼不消一劑已透關者更請辨者一室譬
如眼根不自見眼性目平等無平等者便怎麼去無
孔鐵鏈聊且之置百得八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也
是一期方便若也藥內竹抽籬公第澗東華後澗西
紅更待勤過了打僧問丹霄燒木佛院主為甚麼
眉鬚墮落曰貓兒會上樹二早知如是終不知是日
情取眉毛問如何是衲衣下事曰天旱為民愁

問佛未出世時如何曰絕毫絕塵云出世後如何曰
填溝塞壑云出與未出相去幾何曰人平不語水平
不流宣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奄然示寂閣維日
皇帝遣中使賜香持金盤求設利執香罷盤中鏗
然視之五色者數顆大如豆使者馳還上見大悅
而京城傳為盛事

信州博山無隱子經禪師歲旦上堂日和氣生枯
拊寒雲散遠郊木人占吉兆夜半露龜爻諸禪德龜
爻露處文彩已彰便見一年十二月月月如然一日
十二時時相似到這裏直似黃金之黃白玉之白

自從曠大劫來未嘗異色還見麼其或未然且徇張
三通節序從教幸四鬢蒼浪

隆興府百丈以栖禪師興化人也 上堂曰摩騰入

漢達磨來梁途轍既成後代見孫開眼迷路若是箇
惺惺底終不向空裏採華波中捉月謾勞心力畢竟
何為山僧今日已是平地起骨堆諸人行時各自著
精彩看

邵州光孝曇清禪師 上堂曰殺父殺母佛前懺悔

殺佛殺祖不消懺悔為甚不消懺悔且得冤家解脫
温州光孝德週禪師信之上饒人族瓌氏於景德尊

聖院染削問道有年後至三源聞舉少林面壁頓悟

述二偈以三源許之自余名流江浙 上堂曰舉鉢

露堂堂十方無罣礙十聖不能傳萬三威頂戴擬欲

共商量開口百雜碎只如未開口已前作麼生咄

上堂回互不回互覩見汝可觀透此証師開跡斷人

天路阿呵呵悟不悟落華流水知何處經興田式九

月十三集眾說偈而逝

黃龍草堂善清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山堂道震禪師金陵人族趙氏少依覺

印英禪師為童子英移居泗之普照適淑妃擇度童

行師得圓具久之辭謁丹霞淳禪師一日與論洞上
宗旨師呈偈曰白雲深覆古寒岩異草炎華彩鳳喻
夜半天明口當午騎牛背面背靴衫淳樸之師自以
為礙棄依草堂一見契合日取藏經讀之一夕聞晚
參鼓步出經堂舉頭見月遂大悟並適方丈堂望見
即為印可初往曹山次遷廣壽黃龍 上堂曰舉箇
古人因緣問箇黎瓘黎不得作古會若作古會失却
當面眼舉箇即今因緣問箇黎瓘黎不得作今會若
作今會障却箇藥本來眼假鏡不失不障非古非今
猶是藥病相治止啼之說只如透脫一句箇黎還道

得也無若道不得直待羅漢峰深談實相即向汝道
上堂眼見色時耳便聾耳聞聲處眼無功朝來不耐
灵禽報樹上楊梅似火紅 上堂雷聲震地室內不
聞天鼓游光攬不盈手灵利漢直下便了何須推入
膠盆若更問龜毛有幾莖兔角長多少直饒你一鑽
鑽斷雲山我亦不向汝道 上堂黑漢賣炭不識秤
上星狂子疑頭將謂頭在鏡忽然省悟非邪非正山
河大地久成正覺釋迦老子未有佛性 上堂少林
冷坐門人各說異端大似衆盲摸象神光禮三拜依
位而立達磨云汝得吾髓這黑面婆羅門脚跟也未

點地在 上堂石人問枯椿何時汝發華枯椿怒石人何得口巴巴石人呵呵笑枯椿吐異葩紅霞輝玉象白玉碾金沙借問通玄士何人不到家

台州萬年雪巢法一禪師大師襄陽郡王李公遵勉之玄孫也世居開封在符縣母夢一老僧至而產師年十七試上庠從祖仕淮南欲官之不就將棄家事長蘆慈覺禪師翁弗許母曰此必宿世沙門願勿奪其志未幾慈覺沒大觀改元禮靈岩通照愿禪師祝髮登具依愿十年迷悶不能入圓悟禪師住蔣山見曰此法器也悟表 詔徙京師天寧師住行靖康

宋自天寧至疎山一語之及大法頓明紹興七年泉守寶文劉公彦脩請居延福後四遷巨刹 上堂曰衲僧正法眼照破鐵圍山四方并八面尖角更團團雙椎轟法鼓一擊透玄關乾坤收不得留與後人看既是乾坤收不得後人作麼生看要會麼門庭開處無施設松檜風生助寂寥 上堂拈拄杖曰拄杖子有時作出水蛟龍萬里雲煙不斷有時作踞地師子百年妖怪潛蹤有時心法兩忘聚躄獨立有時照用同時主賓互用以拄杖畫曰延福門下總用不著且道延福尋常用箇甚麼直拄杖喝一喝下座 上堂

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古劍彌腰，前大海波濤沸。二十八年春，退席長蘆，歸天台萬年之觀音院。纔浹二月，忽示微疾。囑門人具龕釘內，至三月四日書偈曰：今年七十五，歸作庵中主。珍重觀世音，泥蛇吞石虎。入龕趺坐，別衆曰：吾不能聽諸方來此寐語，即自扃鑰。有頃，主事令匠者啓龕，捫之肉猶未冷。八日塔於觀音院之後，臘五十二。

福州雪峯東山慧空禪師，本郡人。族陳氏，十四圓頂。即游方，徧謁諸老，晚契悟於草堂紹興癸酉。開法雪峰，受請曰：上堂曰：俊快底，點著便行；癡鈍底，推挽

不動，便行則人人歡喜；不動則箇箇生嫌。山僧而今轉此癡鈍為俊快去也。彈指一下曰：從前推挽不出，而今出；從前不肯住，而今住；從前嫌佛不做，而今做；從前嫌法不肯說，而今說出；不出住不住，即且置敢問諸人做底，是甚麼佛？空王佛耶？然燈佛耶？釋迦佛耶？弥勒佛耶？說底又是甚麼法？根本法耶？無生法耶？世間法耶？出世間法耶？衆中莫有道得底麼？若道得，山僧出世事畢，如或未然，逢人不得錯舉。喝一喝下座。上堂舉雲門示衆云：只這箇帶累殺八師。曰：雲門尋常氣宇，如王作恁麼說話，大似貧娘一身。

多山僧即不然只這箇快活殺人何故大雨方歸屋
裏坐業風吹又遶山行然雖如是也是乞兒見小利
且不傷物義一句作麼生道 上堂一拳拳倒黃鶴
樓一趯趯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
風流後哉俊哉快活快活一似十七八歲狀元相似
誰管你天誰管你地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拈
三尺劍休弄一張弓自在自在快活快活恰似七八
十老人作宰相相似風以時雨以時五穀植萬民安
豎起拄杖曰大眾這兩箇井山僧拄杖子共作得一
箇衲僧到雪峰門下但知隨例餐鎚子也得三文買

草鞋喝一喝草拄杖下座 僧問和尚未見草堂時
如何曰江南有云見後如何曰江北無戊寅三月十
三示寂於東庵壽六十三臘四十八

慶元府育王野堂普崇禪師本郡人也 示衆舉巴
陵和尚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不是風幡又向甚麼
處著有人爲祖師出氣出來與巴陵相見雪竇和尚
道風動幡動既是風幡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爲巴陵
出氣出來與雪竇相見師曰非風非幡無處著是風
是幡無著處遠天俊鶻悉迷蹤踞地金毛還失指河
呵呵悟不悟令人轉憶謝三郎一絲獨釣寒江雨

青原惟信禪師法嗣

潭州梁山權禪師 僧問大眾雲臻請師開示曰天
靜不知雲去處地寒留得雪多時云學人未曉玄言
乞師再垂方便曰一重山後一重人

成都府正法希明禪師漢之綿竹人弱冠從馬谿廣
禪師下髮登具南游至來山依曉純禪師咨參有省
棄謁芙蓉楷梁山歡歡指見青原師抵青原一日原
入室舉拳以示師契悟原拊而印之踰年歸隱故居
郡守以延祚補處次遷彭之曲尺 解制上堂曰林
葉紛紛落乾坤報早秋分明西祖意何用更馳求若

恁麼會得始信佛祖之道本自平夷大解脫門元無
鑰於綸宇宙偈塞虛空量不可窮智莫能測若也未
明此旨不達其源任是百劫薰功千生煉行徒自疲
苦了無交涉若深明此旨洞達其源乃知動靜施為
經行坐卧頭頭合道念念朝宗祖不云乎迷生寂亂
悟無好惡得失是非一時放却如是則誰迷誰悟誰
是誰非自是諸人獨生異見觀大觀小孰有孰無已
矣獨耀不肯承當心月孤圓自生違背何異家中捨
父衣內志珠致使菩提路上荆棘成林解脫空中迷
雲蔽日山僧今日幸值衆僧自恣化主還山諸下

人得得光訪不可緘默隨分葛藤曲爲令時少開方便也須是諸人著眼各自諦觀若更擬議尋思自雲萬里遂拈拄杖曰於斯明得火山一會儼在目前其或未然更待來是分行

祖庵主者不知何許人也見青原之後縛屋衡樵間餘三十年人無知者偶遣興作偈曰小鍋煮菜上蒸飯菜熟飯香人已饑一補飢瘡了無事明朝依樣畫貓兒由是衲子披榛扣之無盡居士張公乃挽其開法不從竟終于此山

昭覺紹覺純白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正覺宗顯禪師涇川飛鳥人族王氏少爲進士有聲嘗畫掬溪水爲戲至夜思之遂見水冷然盈室欲汲之不可一塵境自空曰吾世網裂矣往依昭覺得度具滿分戒後隨衆浴參覺一日問師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汝作麼生會師於言下頓悟曰金殺脚跟也覺拈起拂子云這箇又作麼生師一笑而出服勤七祀南游至京師歷淮浙晚見五祖演和尚於海會出問未知開換子難過趙州橋趙州橋如何不問如何是開換子祖曰汝且在門外立師進步一踏而退祖曰許多時茶飯元來也有不知處寺門

日入室祖云你便定昨日問話底僧不我固知你見
處只是未過得白雲關在師珍重便出時圓悟者侍
者師以白雲關忘扣之悟云你但直下會取師笑曰
我不是不會只是未諳待見這老漢六伊理會一上
明日祖往舒城師與悟繼往適會於興化祖問師記
得曾在那裏相見來師曰全火社候祖顧悟曰這漢
饒舌自是機緣相契遊廬阜回師以高高峰頂立深
深海底行向所得之語告之祖曰吾嘗以此事詰先
師先師云我曾問遠和尚遠云貓有歃血之功虎有
起尸之德非素達本源不能到也師給侍之久祖每

愛之後辭西歸為小參復以頌送云離鄉四十餘年
一時忘却蜀語禪人回到成都切須記取魯語時覺
尚無恙師再侍之名聲藹著遂出住長松遷保福信
相 上堂舉仰山問中邑如何是佛性義曰我與你
說箇譬喻汝便會也譬如一室有其六窻中有一箇
猕猴外有人喚云徃徃猕猴即應如是六窻俱喚俱
應仰乃禮拜却云適來蒙和尚指示某有箇疑處曰
你有甚麼疑云只如猕猴睡時又作麼生邑下禪床
把住曰徃徃我與你相見師曰諸人要見二老床我
也與你說箇譬喻中邑大似箇金師

來使金師酬價金師亦盡價相酬臨成交長賣金戶
更與點評金師雖然聞喜心中未免偷疑何故若非
細作定是賊賊使下座 僧問三世諸佛六代祖師
總出這圈禪不得如何是這圈禪曰并欄脣
大瀉祖春禪師法嗣

眉州中岩慧日 能禪師本郡人族呂氏年二十二

於村落一富室為校書偶游山寺見禪冊閱之似有
得即裂冠圓具一鉢游方首參寶勝澄甫禪師所趣
頗異至荆湖謁永安喜真如詰德山繪造詣益高迨
抵大瀉瀉問上座桑梓何處曰西川云我聞西川有

普賢菩薩示現是吾師曰今日得瞻慈相云白象何
在曰爪牙已具云還會轉身麼師提坐具繞禪床一
匝瀉云不是這箇道理師趨出一日瀉為衆入室問
僧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劔麼僧豎起拳瀉云菜刀
子僧云幸奈受用不盡瀉喝出次問師黃巢過後還
有人收得劔麼師亦豎起拳瀉云也只是菜刀子師
曰殺得人即休遠近前攔曾築之瀉云三十年弄馬
騎今日被驢子咬後還蜀庵於舊址應四衆之請出
住報恩等剎厭於世務結茆賴姥曰慧目竟終是焉
師道望顯著行解相應又以慈忍接人為士大夫考

衲宗仰 上堂曰龍濟道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
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師曰既無迷悟了箇甚麼
咄 上堂舉靈犀一日普請般柴中路見一僧遂擲
下一塊柴云一大藏教只說這箇後來真如詰道一
大藏教不說這箇據此二尊宿說話是同是別山僧
即不然豎起拂子曰提起則如是我聞放下則信受
奉行 室中問崇真檀頭如何是你空劫已前父母
真領悟云和尚且低聲遂獻投機頌云萬年倉裏曾
飢饉大海中住儘長渴當初尋時尋不見如今避時
避不得師爲印可一日與黃提刑奕碁次黃問碁局

之中無一局同子著萬著則故是如何是那一著師
提起碁子示之黃佇思師曰不見道從前十九路迷
殺幾多人師住持三十餘載凡說法不許錄其語臨
終書偈趺坐而化闍維時暴風忽起煙所至處皆雨
設利道俗斲其地皆得之心舌不壞塔子慧目
懷安軍雲頂寶覺宗印禪師 上堂曰古者道識得
堯子周匝有餘又道識得堯子天地懸殊山僧總不
恁麼識得堯子足甚麼閑家具 一日普說罷師曰
諸子未要散去更聽一頌乃曰四十九年一場熱闍
八十七春老漢獨弄誰少誰多一般作夢歸去來

梅梢雪重言訖下座扶策行數步屹然而化
兜率真寂從悅禪師法嗣

撫州踈山了常禪師 上堂曰等閑放去佛手掩不
住特地收來大地絕纖埃向君道莫疑猜處處頭頭
見善財槌下分明如得旨無限勞生眼自開 僧問
如何是踈山為人底句曰懷中玉尺未輕擲袖裏金
鎚劈面來

隆興府兜率慧照禪師南安郭氏子 上堂曰龍安
山下道路縱橫兜率宮中樓閣重疊雖非天上不是
人間到者心安全忘諸念善行者不移雙足善入者

不動雙扉自能笑傲煙蘿誰管坐消歲月既然如是
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良久曰莫教推落岩前石打
破下方遮日雲 開堂日僧問如何是第一義諦曰
槌下分付云第二義門又作麼生曰千家簾幕春光
在幾處園林秀色新

法雲佛照杲禪師法嗣

筠州洞山辯禪師 上堂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鑽天鷄子遼天鷄不度火不度水不度爐離弦箭發
沒迴途直饒會得十分去笑倒西來碧眼胡

東京慧海儀禪師 上堂曰無相如來示現身破魔

普濟金一
兵象絕纖塵七星斜映風生處四海還歸舊主人諸
仁者大迦葉靈山會上見佛拈華投機微笑須菩提
聞佛說法深解義趣涕淚悲泣且道笑者是哭者是
不見道萬派橫流總向東超然八面自玲瓏萬人膽
破沙場上一箭雙鷗落碧空 上堂舉瀉山坐次仰
山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先師法道如何祇對瀉曰
一粥一飯仰曰前面有人不肯又作麼生瀉曰作家
師僧仰便禮拜瀉曰逢人不得錯舉師曰自古及今
多少人下語道嚴而不威恭而無禮橫按拄杖豎起
拳頭若只恁麼却如何知得他父子相契處山僧今
日也要諸人共知莫分彼我彼我無殊因魚止癩病
鳥棲蘆邊巡不進泥中履爭得先生一卷書

西蜀鑿法師者遺其氏里幼為苾芻通大小乘佛照
謝事居景德師適至問照曰禪家言多不根何也照
曰汝習何經論曰諸經粗知頗通百法照曰只如昨
日雨今日晴是甚麼法中收師愕然照舉養和子擊
曰莫道禪家所言不根好師憤曰昨日雨今日晴畢
竟是甚麼法中收照曰第二十四時分不相應法中
收師恍寤即坦謝後歸蜀居講會以直道示徒不泥
名相而衆多引去遂說偈罷講曰衆贊華芳獨賣松

青青顏色不如紅筭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靄
中由是隱居二十年道俗追慕復命演法於峇偈曰
遁迹隱高峰高峰又不容不如歸錦里依舊讀書自松
衆列拜悔過兩川講者爭依之

泐潭湛堂文準禪師法嗣

隆興府雲岩興牛天游禪師成都人族鄭氏世為鴻
儒嘗兩與貢籍不第慨然慕丹霞祝髮受具浮峽而
下謁名宿於諸席後至泐潭潭方自吳中回首衆一
日普說衆集潭曰諸人苦苦就準上座覓佛法遂拊
膝曰會麼雪上加霜又拊膝曰若也不會豈不見乾

峰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慈過一著落在第二師聞
脫然穎悟潭對衆為印可於是道聲四播去游淮浙
未幾旋豫章廬於泐潭之前障目曰典牛庵出住雲
蓋徙雲岩上堂卓拄杖曰久雨不晴割金烏飛在
鐘樓角又卓一下曰猶在殼復卓曰一任衲僧名邈
上堂馬祖一喝百文蹉過臨濟小厮兒向糞場堆頭
拾得一隻破草鞋胡喝亂喝師震聲喝曰喚作胡喝
亂喝得麼上堂象骨麒麟能已盡玄沙斫牌伎亦
窮還知麼火星入袴口事出急家門上堂三百五
百銅頭鐵額木笛橫吹誰來接拍時有僧出師曰也

是賊過後張子

潭州三角智堯禪師 上堂曰捏土定千鈞秤頭不
立蠅箇中此子事走殺嶺南能還有薦得底麼直饒
薦得也是第二月

文殊宜能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瓊禪師受請曰 上堂曰作家撈籠不

肯住呼喚不回頭為甚麼從東過西自代日後五日看

慧日文雅禪師法嗣

隆興府九仙祖鑑法清禪師嚴陵人也 上堂曰萬

柳千華暖日開一華端有一如來妙談不二虛空藏

動著微言徧九垓笑哈哈且道笑箇甚麼笑覺苑脚
跟不點地 上堂自古至今叢林道丹霞燒木佛院
主眉鬚墮落大眾會麼萬仞崖頭曾借路百千禪侶
盡生疑只因滿眼多巖嶮不識天然却問誰參 上
堂舉睦州示衆云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處須得箇
入頭處既得箇入頭處不得忘却老僧明明向汝道
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師曰睦州恁麼道意在甚
麼處其或未然覺苑下箇注脚張僧見王伴王伴叫
張僧昨夜放牛處嶺上及前村溪西水不飲溪東草
不吞教覺苑如何即得會麼不免與麼去遂以兩手

按空下座。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捏。寂。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寂。捏。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曰捏。捏。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寂。寂。云學人今日買鐵得金去也。曰甚麼處得這話頭來。師度夏池之天寧以伽梨覆頂而坐。侍郎曾公用問曰上座仙鄉甚處。曰嚴州云。与此間是同。是別師拽伽梨下地。揖曰官人曾到嚴州不曾。周借曰曰待官人到嚴州時却向官人道。平江府覺海法因庵主郡之嵎山人族朱氏年二十四被緇服進真游方至東林謁慧月。奉靈雲法道。

機語問之。檢對因曰不是不是。點有所契。占。以若上桃華。同華從何處來。靈雲總一見回首舞。三臺曰日子所見雖已入微。然更著鞭。當明大法師承教居廬阜三十年不與世接。叢林尊之。建炎中盜起。江左順流東歸。邑人結庵命居。緇白繼踵。問道嘗謂衆曰汝等飽持定力無憂。晨炊而事干求也。晚年放浪自若。稱五松散人。

龍牙梵言禪師法嗣

筠州洞山擇言禪師

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禪床云。木石留意。旨如何。曰脚跟下七穿八穴。

道林一碑師法嗣

潭州大滄大圓智禪師四明人也 上堂舉南泉

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師曰三世諸佛

既不知有狸奴白牯又何曾夢見灼然須知向上有

知有底人始得且作麼生是知有底人喫官酒外官

街當處死當處理沙場無限英靈漢堆山積岳露屍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

音釋

瑛音英週音周瑋音楷泐音勒蔽音白庇音庇蓑衣於既切滌於既切滿音滿典音典

哂音西聞音問詰音切契音眉綫音祖攢音祖丸音切髒音逆麓音鹿憐音鹿

七果音切蹶音厥覆音敷啐音卒過音過手音切結音切餐音餐翠音翠翠音翠翠音翠

魯根音切飲音飲據音切憂音切點音切菽音式籬音切越音切繪音會會音會脣音脣脣音脣脣音脣

髻音計削音五刮音切扈音切江音江決音切協音切劈音切力音力刮音切鍛音切都音都玩音玩

枅音牙葛音切椿音切朱音切江音切吧音切庠音祥愿音願轟音切宏音切狂音切生音生歛音切與音與

壩音壩績音切胡音切對音切登音切元音切鄧音切閔音切胡音切貢音切灤音切情音切悖音切莫音切孔音切瘡音切餘音切兩音切山音切虛音切

